“人是什么”——《俄狄浦斯王》的叩问与解答

“What is human”——*Oedipus the King*’sask and solution

摘 要

本文将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与《俄狄浦斯王》一剧中的俄狄浦斯身世之谜建构为一个双重谜语结构；在这两个谜语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是人”和“人是什么”的真正问题。关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悲剧本身作出了一个艺术的解答；为了获得一个可能的理论解答，本文选取了剧中的“恐惧”、“盲目”和“痛苦”作为三个切入点，以“勇”“智”“善”为基石解读了俄狄浦斯的生命史。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the famous sphinx riddle and the riddle of Oedipus’ origin in *Oedipus the King* into a double riddle structure. The two true questions are hidden behind two riddles, and they respectively are “What kind of animal is man” and “What is human”. About “What is human”, the tragedy itself gives an artistic solution. To get a possible theoretical solution,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life history of Oedipus used “Fear” “blindness” and “pain” in the play as three entry points and based on “courage”, “wisdom” and “goodness”.

关键词：双重谜语结构；人是什么；恐惧；盲目；痛苦；理论解答

**Keywords**：Double riddle structure; What is human; Fear; Blindness; Pain; Theoretical solution

目 录

[一、导言：一个解读《俄狄浦斯王》的视角 4](#_Toc7111968)

[二、双重谜语结构建构与分析 5](#_Toc7111969)

[（一）两个谜语之间的关系 5](#_Toc7111970)

[（二）第二个谜语的解谜路径 6](#_Toc7111971)

[三、两个谜语背后的真正问题 7](#_Toc7111972)

[（一）真正的问题——从“什么是人”到“人是什么” 7](#_Toc7111973)

[（二）从理论到艺术的解答 8](#_Toc7111974)

[四、“恐惧”、“盲目”和“痛苦”——解读的入口 9](#_Toc7111975)

[（一）“恐惧”——导向悲剧命运的强大力量 9](#_Toc7111976)

[（二）“盲目”——看不到真实的眼睛 10](#_Toc7111977)

[（三）“痛苦”——命运洪流中的产儿 11](#_Toc7111978)

[五、“人是什么”——一个可能的理论解答 13](#_Toc7111979)

[（一）“勇”——诞生于恐惧之中 13](#_Toc7111980)

[（二）“智”——肉眼盲、心眼亮 14](#_Toc7111981)

[（三）“善”——痛苦中的赎罪之旅 14](#_Toc7111982)

[（四）可能的理论解答 15](#_Toc7111983)

六、[结语 16](#_Toc7111984)

一、导言：一个解读《俄狄浦斯王》的视角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创作了《俄狄浦斯王》这部悲剧。虽然古希腊悲剧这一艺术形式的寿命很短[[1]](#footnote-1)，但两千多年来，这部悲剧却吸引了很多伟大思想家对它的关注[[2]](#footnote-2)。时至今日，《俄狄浦斯王》几乎已经成为了悲剧的代表，而且国内外学界仍对它保有较大的兴趣。统观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这部剧或与这部剧相关的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剧本出发探讨该剧的艺术成就，如结构布局、艺术手法以及悲剧的美学特征等；第二，围绕一些特定主题对该剧进行解读或进一步阐发，如理性、解谜、命运等；第三，结合中国的一些戏剧和文学作品进行的比较性研究。虽然从古至今对于这部剧的研究从未断过，研究成果浩如烟海，然而，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每一首伟大的诗篇都具有解释不尽的意义。它们仅仅提供诠释所进行的方向”[[3]](#footnote-3)。这也是国内学者的一些文章会冠以“重读”、“新解”标题的原因所在。针对这部剧，我们仍能做很多研究，只要我们在解读过程中未偏离这部剧所指出的大方向。

《俄狄浦斯王》一开始便引出了斯芬克斯之谜背后的一个难题，随着这部剧的展开，难题发生了变化，最后这部剧在情节展开过程中完成了对俄狄浦斯身世之谜的解答。关于该剧的谜语结构，剧中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在先知忒瑞西阿斯和俄狄浦斯的争吵过程中，俄狄浦斯说道：“你老是说些谜语，意思含含糊糊”（439）[[4]](#footnote-4)先知回应道：“你不是最善于破谜吗？”（440）关于该剧的解谜的特征，已有学者进行了挖掘和解读。本文正是要在这一基础之上，将斯芬克斯之谜和俄狄浦斯身世之谜构造为一个双重谜语结构并揭示它们背后蕴涵的真正问题，引出“人是什么”这一千古之思，最后选取这部剧中最为重要的一些内容，解读俄狄浦斯的生命史，对“人是什么”这一永恒的问题作出回应。

二、双重谜语结构建构与分析

悲剧一开始，整个忒拜城便被瘟疫所笼罩，作为被城邦人民视为城邦拯救者的俄狄浦斯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是谁杀害了前国王拉伊俄斯？在先知忒瑞西阿斯作出预言和伊俄卡斯忒给出相关信息之后，难题变成了：俄狄浦斯是否杀害了前国王？而在来自科任托斯的报信人透露俄狄浦斯的一部分身世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个难题：是谁生了俄狄浦斯？可以看出，这里的难题从“对杀人凶手的查找”转变成了“对俄狄浦斯身世的阐明”，因此俄狄浦斯“自身变成一个难解之谜”[[5]](#footnote-5)。那这一身世之谜和俄狄浦斯早已解开的斯芬克斯之谜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一）两个谜语之间的关系

从时间上的因果关系来看，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是剧中身世之谜出现的前提条件。斯芬克斯坐在忒拜城外的山上背诵一个谜语：“什么动物有时四只脚，有时两只脚，有时三只脚，脚最多时最软弱？”凡回答不正确的人都被它吃掉了。而在俄狄浦斯道出谜底——人——之后，斯芬克斯便跳崖自杀了。正是由于俄狄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才“豁免了”忒拜城民“献给那残忍的歌女的捐税”（36），也因此他才被那些感恩的忒拜人拥立为王，并迎娶了前国王拉伊俄斯的寡妻伊俄卡斯忒。自此，俄狄浦斯继“杀父”之后，使“娶母”的神示也得到了实现。虽然斯芬克斯之谜的解开使得俄狄浦斯进一步落入命运之网中，但从积极的视角来看，解开斯芬克斯之谜之后，俄狄浦斯才获得了破解自身身世之谜的契机。

从内容上的构成关系来看，这两个谜语的性质、解谜所需的素质以及解谜路径都是不同的。首先，就谜语的性质而言，斯芬克斯之谜与俄狄浦斯自身的困惑并无直接关联，因而是一个外生问题；而俄狄浦斯的身世之谜则不仅关乎他的来历，也关系着那可怕神示的是否应验，它造成了俄狄浦斯自身最大的困惑，因而是一个内生问题。其次，就解谜所需的素质而言，前一个谜语作为一个外生问题，解谜过程中智力的运用是最关键的；而后一个谜语作为一个内生问题，对真相的勇敢探查才是最重要的。关于解第一个谜语所需的素质，剧中人有不同的说法：忒拜人的普遍观点通过祭司的话语表达出来，人们认为俄狄浦斯是“靠天神的帮助”（39）救了他们；祭司之后又说俄狄浦斯曾经凭他的“好运为我们造福”（52）；先知忒瑞西阿斯在与俄狄浦斯争吵的过程中说道：“正是那运气害了你”（442）。可见，他人认为俄狄浦斯解开谜语所依赖的是“天神的帮助”、“好运”和“运气”。而俄狄浦斯自身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只凭智慧就破了那谜语”（398），而从这一解谜中可以发现他的“伟大”（441）。针对解谜关键的两种不同认知造成了一定的对立，也为情节增添了一定的戏剧性。但无论如何，俄狄浦斯在解斯芬克斯之谜时运用了自身的“智力”（区别于使俄狄浦斯伟大的“智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关于解第二个谜语所需的素质，在俄狄浦斯与伊俄卡斯忒最后即将面对真相的对比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伊俄卡斯忒根据报信人的说法察觉到事情的真相之后，“好心好意”（1066）地劝俄狄浦斯“不必理会这事”（1056），“不要记住他的话”（1057），“不要再追问了”（1061），“不要这样”（1064），以及感叹“啊，不幸的人，愿你不知道你的身世”（1068）。相比之下，俄狄浦斯在对即将到来的真相有所察觉，知晓自己将要“听那怕人的事”之后却表示：“只好听下去。”（1170）正是俄狄浦斯敢于面对真相的勇气促使他解开了身世之谜。暂时的掩盖或许能阻挡一时的不幸，但这必然会造成对谜语的悬置，解谜也就遥遥无期了。最后，就解谜路径而言，前一个谜语是斯芬克斯直接给出的，俄狄浦斯解谜也比较简洁明了，只需针对谜语说出谜底即可；而后一个谜语则不仅有困难重重的解谜过程，而且在发现谜语存在之前还经历了一番波折，关于这一点下文有具体分析。

（二）第二个谜语的解谜路径

亚里士多德将“发现”和“突转”视为悲剧情节的两个成分，同时他又认为《俄狄浦斯王》一剧中的发现属于“与突转同时发生”的“最佳的发现”[[6]](#footnote-6)。的确，在俄狄浦斯发现自己的身世之谜存在之前，剧情经历了两次这样的“发现”，随之产生的两次“突转”则首先体现在上述提到的难题转变上。

在悲剧的第二场中，俄狄浦斯因为听到先知说他是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而疑心克瑞翁要害自己，因此十分愤怒。伊俄卡斯忒出于安慰俄狄浦斯的考虑，用拉伊俄斯曾得到的一个神示向俄狄浦斯证明“没有一个凡人能精通预言术”（709），却在不经意间说出拉伊俄斯死于“三岔路口”（716）的真相，使得俄狄浦斯“心神不安，魂飞魄散”（727）。自此，俄狄浦斯探查真相的方向发生了第一次转变。而在第三场中，报信人为去除俄狄浦斯“娶母”的担忧，告诉俄狄浦斯他并不是波吕玻斯的儿子，却凸显了俄狄浦斯身世之谜的存在。不经意间的真相吐露和无意中引出谜语的情节都是悲剧自身戏剧性的安排，属于悲剧本身的艺术手法。而俄狄浦斯至此才发现了第二个谜语，即他自身的身世之谜。

至于困难重重的解谜过程，则表现在上述提到的伊俄卡斯忒对俄狄浦斯的劝告和牧人（正是他的恻隐之心救了幼小的俄狄浦斯一命）的回避态度上。在报信人问牧人是否还记得他给了自己一个婴儿，叫自己“当自己的儿子养着”（1143），并指着俄狄浦斯说“这就是他，那时候是个婴儿”（1145）时，牧人骂报信人“该死的家伙！还不快住嘴”（1146）。面对俄狄浦斯的质询，他悲叹：“愿我在那一天就死了！”（1157）他劝阻：“不要，主人啊，不要再问了！”（1165）加上先知忒瑞西阿斯之前对真相的隐瞒——“你不会从我嘴里知道那秘密”（333）。以上三者构成了俄狄浦斯解谜过程中的三重阻力，他必须怀揣着对谜底的渴望，带着对可能是可怖真相的恐惧继续向前探求，直至发现谜底——“一切都应验了！”（1183）“我成了不应当生我的父母的儿子，娶了不应当娶的母亲，杀了不应当杀的父亲。”（1185-1186）

三、两个谜语背后的真正问题

俄狄浦斯身世之谜的谜底揭晓了，但对两个谜语的分析还远没有结束。再次比较这两个谜语，我们会发现这两个谜语背后隐藏着真正深刻的问题。

（一）真正的问题——从“什么是人”到“人是什么”

如果我们将斯芬克斯之谜的谜面和谜底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现它构成了这样一个命题，即：有时四只脚，有时两只脚，有时三只脚，脚最多时最软弱的动物是人。暂且抛开悲剧情节不谈，可以看到，这一命题是“什么样的动物是人”（以下简述为“什么是人”）这一结构的一个表述。结合《大希庇阿斯篇》中对“什么东西是美的”和“美是什么”[[7]](#footnote-7)的区分，我们可在这里追问：如果说这样一种脚的数量会发生变化，且脚最多时最软弱的动物是人，那么“人是什么”呢？当我们回顾上一部分提到的俄狄浦斯身世之谜时就会发现：这一身世之谜背后蕴含着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应。因为这一身世之谜不仅涉及到了俄狄浦斯的来历以及那可怕神示的是否应验，而且还关系着当俄狄浦斯发现谜底之后的作为。可以说，这一身世之谜是俄狄浦斯生命的节点，在它背后是俄狄浦斯从哪来、要到哪去的重大问题。

对人而言，尽管斯芬克斯之谜涉及到了解谜者的生命安全，但这个问题只涉及到了人的表面形象（脚数量的变化），因此“什么是人”这一问题并没有切中人的核心。而对于人这桩“世间最幽邃的谜题”[[8]](#footnote-8)，也不是解开身世之谜那么简单，俄狄浦斯只有在自身生命史的展开中才解答了“人是什么”这一问题。那他到底给出了什么样的解答呢？

（二）从理论到艺术的解答

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希庇阿斯开始将“美是什么”和“什么东西是美的”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主张美是“一位漂亮小姐”、“一匹漂亮的母马”、“一个美的竖琴”、“一个美的汤罐”等等，在意识到两个问题的不同之后，他们又有美是“黄金”、“恰当”、“有用的”、“产生快感的”等的讨论，最后讨论只能在苏格拉底的一句感叹——“美是难的”[[9]](#footnote-9)中结束。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什么东西是美的”和“美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询问的角度不同，但二者其实都是在寻求一种理论的解答。而“什么是人”和“人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区别却不然，当俄狄浦斯道破斯芬克斯之谜时，他给出的是一个理论的解答。而关于“人是什么”的答案，俄狄浦斯其实早已开始自我打造，他在这部剧中解开身世之谜以及之后的行为为这一答案的完成与揭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以说，“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只能由具体个人生命的展开和演绎作出回应，悲剧本身作出了一种艺术的解答。

这就涉及到了悲剧艺术和哲学理论的根本不同。虽然“悲剧问题本质上已经是哲学性的了，但它们仍然是以形象化的戏剧语言陈述出来的。”[[10]](#footnote-10)也就是说，虽然悲剧在以其独特的方式回答关于人的问题，但悲剧艺术和哲学理论本质上的差别决定了悲剧本身不可能给我们一套关于“人”的理论体系。不过我们在悲剧欣赏中也能获得一种悲剧快感，这是哲学理论所无法给予我们的[[11]](#footnote-11)。在这部剧中，戏剧语言给我们呈现出了俄狄浦斯从幸到不幸的生命史。为了在理论层面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一个可能的回应，我们就需要对他的生命史作一些理性解读了。

四、“恐惧”、“盲目”和“痛苦”——解读的入口

既然我们要对俄狄浦斯的生命史就“人是什么”这一主题进行一种解读，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遗漏一些悲剧所要表达的内容。不过，在这种无意遗漏与有意拾取的交替过程中，我们将获取回应“人是什么”这一难题的理论资源。为了更好地切中这一问题的关键，我们可以选择“恐惧”、“盲目”和“痛苦”作为解读的入口。

（一）“恐惧”——导向悲剧命运的强大力量

剧中，俄狄浦斯在皮托[[12]](#footnote-12)听到那“十分可怕，十分悲惨”（790）的杀父娶母的神示后，他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之后他“就逃到外地去”（794），因为他害怕在这个“耻辱的地方”（798）看到神示的实现。正是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俄狄浦斯选择了逃避，却来到了他的命运转折点——“三岔路口”（716）。在这里，愤怒中的他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使第一个神示得以实现。

之后，流浪的俄狄浦斯遇到了妖兽斯芬克斯，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一次，他选择了直面死亡的恐惧，在给出正确谜底后解救了忒拜城民。不过，这一次的勇敢却使得俄狄浦斯娶母，促成了第二个神示的实现。俄狄浦斯一时的勇敢非但没有使他摆脱恐惧，反而为他陷入更深的恐惧中埋下了种子，因为支配他的深层恐惧正在于那可怕神示的实现。可见，此勇敢并非真勇敢。

在得知自己可能是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之后，俄狄浦斯“心神不安，魂飞魄散”（727），再度陷入恐惧之中。这一次，俄狄浦斯感叹：“你们这些可敬的神圣的神啊，别让我，别让我看见那一天！在我没有看见这罪恶的污点沾到我身上之前，请让我离开尘世。”（830-833）俄狄浦斯似乎要被恐惧所击垮了！但终于没有，恐惧这一强大的力量只是使那可怕的神示得以实现，使俄狄浦斯走向了自己的悲剧命运，但并没有就此毁灭他。之后他在尘世不仅看到了这一罪恶的污点，还看到了比这严重得多的可怕罪行。

俄狄浦斯的深层恐惧恰恰导致了这种恐惧成为了现实，这实在让人扼腕。但在悲剧命运实现的过程中，恐惧只能算是一种动力，那真正能说明悲剧原因的是什么呢？

（二）“盲目”——看不到真实的眼睛

在俄狄浦斯与先知忒瑞西阿斯的争吵中，俄狄浦斯指责先知是“瞎”（371）的，认为先知的一生被“漫长的黑夜笼罩着”（374），而自己则属于那“看得见阳光的人”（375）。先知则认为俄狄浦斯“虽然有眼也看不见”（413）他的灾难。联系悲剧最后的结局，我们会发现有眼睛的俄狄浦斯在这里恰恰代表着“盲目”，而瞎眼先知却洞察到了真实。正如庄子所言：“岂唯形骸有聋盲哉？”人不只在形体上可能是盲目的，人在认知上也可能是盲目的，俄狄浦斯正是属于认知上的盲目。

在这种盲目状态下，俄狄浦斯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使那可怕神示得以应验。他在盲目中走入命运之网。可以说，盲目才是造成俄狄浦斯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13]](#footnote-13)。人在盲目状态下自我编织了一堵挡在人与真实之间的高墙。只有凿透这堵墙，人才能窥见其后的真实。俄狄浦斯为了破解自己的身世之谜，必须摆脱盲目状态，必须进行认识。

尼采认为“索福克勒斯式的问题”便是“人对自己的无知”[[14]](#footnote-14)，因此剧中的俄狄浦斯最应该认识的就是自己。在自我认识中，俄狄浦斯不需要进行抽象的思辨，而是必须努力地窥探自己的生命真相，而“这种伴随着生命的反思”要比抽象的思辨“更为丰富，更为聪慧”[[15]](#footnote-15)。在不断地自我认识中，俄狄浦斯终于触摸到了真实。

那么何为真实呢？在剧中，真实表现为俄狄浦斯的真实身世以及那可怕神示的应验。正是这种真实，使得俄狄浦斯，这位“最伟大的人”（1525）“落到可怕的灾难的波浪中了”（1527）！真实消灭了俄狄浦斯作为表面现象的幸福，使他“跳到可怕的灾难中去了”（1312）。俄狄浦斯——这位“真之追求者”直接承受了“真”的风暴与洗礼。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我”给自己提了一个“无聊的问题”：“什么更好——廉价的幸福好呢，还是崇高的痛苦好？你说，什么更好？”[[16]](#footnote-16)类似地，我们也可提一个问题：“什么更好——表面的幸福好呢，还是真实的痛苦好？你说，什么更好？”俄狄浦斯探寻到了真实，那他又是如何看待“痛苦”的呢？

（三）“痛苦”——命运洪流中的产儿

我们要想知道古希腊人到底如何看待“痛苦”，就需要首先明确古希腊人的命运观[[17]](#footnote-17)。因为当我们谈到“命运”这个词的时候，常常带着悲观的论调。命运背后常常便是痛苦，古希腊人的命运观正是如此。

什么是命运？对古希腊人来说，“生活有其暧昧、阴沉的一面，他们称之为命运（fatum），它像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似的，甚至要威胁诸神”[[18]](#footnote-18)。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古希腊人“对命运有生动而真诚的理解”[[19]](#footnote-19)，古希腊人认为命运是与人类相对立的，而且人类与命运的力量是不成比例的，在命运面前，人类是无比软弱的。这种强大的命运在悲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人类是所谓命运嘲弄的玩偶” 这一思想正是“索福克勒斯的整个悲剧技艺”[[20]](#footnote-20)的建立基础。这就是古希腊人对命运的认识。然而，即便命运可以决定人与其进行抗争时的结果，它也无法决定人对待它的态度与方式，因为命运并“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审判”，人类也不会因为命运的存在就“认为只能一切顺其自然。”[[21]](#footnote-21)。在“预知而非预定”[[22]](#footnote-22)的悲剧命运中，人类可以选择自身如何对待命运[[23]](#footnote-23)。

在至高无上的命运面前，人类的力量是渺小无力的，但是希腊人不仅选择了英勇的抗争之路[[24]](#footnote-24)，而且在这种必然失败的斗争中感受到了一种悲壮的英雄气概。剧中，俄狄浦斯最后就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态度，即“通过英勇地承受命运”来对待“命运”[[25]](#footnote-25)，这是一种悲剧态度。俄狄浦斯接受了自己不幸的命运，并选择了自我流放。

在理解古希腊人的命运观之后，我们窥见了他们对于痛苦的看法，这种痛苦观在悲剧中借悲剧英雄的形象完整地体现出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苦难”[[26]](#footnote-26)是悲剧情节的第三个成分。叔本华也认为：“悲剧里唯一基本的东西”就是“写出一种巨大不幸”[[27]](#footnote-27)。作为“伟大的原始悲剧的英雄”，俄狄浦斯“必须要遭受磨难”[[28]](#footnote-28)。在这不幸却又伟大的痛苦中，他成就了自我，也为希腊人、乃至全人类塑造了一个不朽的英雄形象。可见，痛苦与真实在希腊悲剧中是一体两面的存在，而作为“真之注视者”的俄狄浦斯，也就在痛苦中成为了“痛苦之承受者”。

五、“人是什么”——一个可能的理论解答

虽然卡西尔宣称“任何所谓关于人的定义，当它们不是依据我们关于人的经验并被这种经验所确证时，都不过是空洞的思辨而已”，我们必须而且只能“描述一个实在的人”[[29]](#footnote-29)。但是，我们仍然要在这里做一次理论解答的尝试。使这次尝试得以可能的一点就是我们始终是就着俄狄浦斯的生命史来谈“人是什么”的，即我们要针对上一部分中的“恐惧”、“盲目”和“痛苦”，并进行一定的提炼与升华，最终给出一个可能的理论解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俄狄浦斯代表着“人应当的样子”，因而这里的理论解答也会是一种应当性的解答，即对“人应当是什么”的解答。

（一）“勇”——诞生于恐惧之中

我们在第二部分就提到，俄狄浦斯在解第二个谜语时，最重要的素质其实是他的勇敢探查。在欣赏悲剧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俄狄浦斯作为悲剧英雄的那一份勇气。但是我们在上部分中看到了那支配着俄狄浦斯的深层恐惧，为什么我们会在恐惧着的俄狄浦斯身上感受到勇气呢？

一个人唯有在恐惧中方能勇敢，这其实是一个很辩证的说法。所谓“勇者不惧”，并不是说勇者不会感受到恐惧，而是说勇者即便在恐惧中也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俄狄浦斯正是一个这样的勇者，他在已经察觉到真相时感叹：“我要听那怕人的事了！”（1170）那让他害怕恐惧的事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听下去，伴随着恐惧，他发现了真相。

不过要注意的是：勇气虽然诞生于恐惧之中，但恐惧并不必然能够导致勇气的诞生，比如伊俄卡斯忒在巨大的恐惧中选择了自杀。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可引入海德格尔所区分的两种恐惧——“习惯性的恐惧”和“面临超越时产生的恐惧”，即“导向卑下的恐惧”和“导向向上的恐惧”。前者是“弱化生与死的恐惧”；而后者则是“战胜生与死的恐惧”[[30]](#footnote-30)。区别于促使伊俄卡斯忒走向自杀的恐惧，俄狄浦斯的恐惧显然属于后者，正是这种“导向向上的恐惧”唤醒了俄狄浦斯心中的勇气。自杀表面上是勇敢地走向了死亡，实则却表达出人对死亡的恐惧；俄狄浦斯选择勇敢地活着看似回避了死亡，实则却是在战胜死亡之后的作为。

（二）“智”——肉眼盲、心眼亮

被黑格尔称为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的俄狄浦斯，他对身世之谜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象征着哲学认知。因为哲学认知正是为了破除种种虚假的表象，在不断“解蔽”的过程中发现真实。《俄狄浦斯王》中先知忒瑞西阿斯两次表明“知道真情就有力量”（356、369），但俄狄浦斯不是先知，他一开始处于盲目认知状态，并不知道真情。不过俄狄浦斯是“决意要洞悉一切的人”[[31]](#footnote-31)，他在付出极大的努力之后终于知晓了真情。

在知晓真情之后，俄狄浦斯摘下金别针，“举起来朝自己的眼珠刺去”（1270），在悲叹中“屡次举起金别针”并朝着自己的眼睛“狠狠刺去”（1278）。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先避开其他原因不谈[[32]](#footnote-32)，在这里荷尔德林曾颇有诗意地吟唱道：刺瞎双眼后，俄狄浦斯“也许多了一只眼睛”[[33]](#footnote-33)。这只多出来的眼睛正是俄狄浦斯的心眼，他的肉眼瞎了，心眼却亮了。

俄狄浦斯刺瞎双眼的举动意味着“盲目”从认知到形体的转移，瞎眼的俄狄浦斯就像瞎眼先知一样，在认知层面走出了盲目状态，知晓了真情，拥有了力量。所谓“智者不惑”，俄狄浦斯在心眼亮了之后才真正获得了那使他伟大的“智慧”，到此他终于消除了自身最大的困惑。

（三）“善”——痛苦中的赎罪之旅

俄狄浦斯“凶恶的灾难”（1330）虽然是由阿波罗“实现的”（1329），但俄狄浦斯明确表示：“刺瞎了这两只眼睛的不是别人的手，而是我自己的。”（1331）他选择瞎着眼睛活着，而不是像伊俄卡斯忒那样自杀，可以理解为他已意识到了赎罪的必要性，刺瞎双眼正是俄狄浦斯赎罪之旅的开始。当他瞎着眼睛出现在他人面前时，他又多次请求放逐自我：“快把我这完全毁了的，最该诅咒的，最为天神所憎恨的人带出，带出境外吧！”（1340-1343）“赶快把我扔出境外，扔到那没有人向我问好的地方去。”（1436-1437）“把我送出境外。”（1515）

作为一名“已意识到个人自由独立”的悲剧英雄，俄狄浦斯“有自由自决的权利去对自己的动作及其后果负责”[[34]](#footnote-34)。尽管“杀父娶母”的罪行只是俄狄浦斯在盲目状态下所实施，并非有意为之，但“英雄性格”却要“对他的全部行动负责”。因为在俄狄浦斯看来，他“个人在本质上是个整体”，因此那些由他做出来的客观行动，“就始终是属于他的”，他愿意“对它的后果负完全责任”[[35]](#footnote-35)。正如剧中俄狄浦斯所言：“如果还有什么更严重的灾难，也应该归俄狄浦斯忍受啊。”（1362-1363）“我的罪除了自己担当而外，别人是不会沾染的。”（1414-1415）他在巨大的痛苦中，一面哀叹着自己的不幸，一面又选择了独自一人承受。他主动肩负起了恢复伦理秩序的重担，实现了对于“善”的维护[[36]](#footnote-36)。

（四）可能的理论解答

那个恐惧着的、处于盲目认知状态、需要忍受巨大痛苦的俄狄浦斯，能够使我们“强烈地想到自己身上的人性”。虽然俄狄浦斯是一名悲剧英雄，但他和我们现实中的每个人一样都被人的有限性所裹挟：他会被恐惧所支配，会在盲目认知状态下犯罪，也会在痛苦中哀叹自己的不幸。因此，“他能作为我们的代表被接受”[[37]](#footnote-37)。不过，俄狄浦斯却在恐惧中唤起了内心的勇气，在对真相的追求中摆脱了盲目、收获了智慧，并在承受“真实的痛苦”中实现了对“善”的维护。可以说，俄狄浦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人的有限性，向无限敞开了自身。俄狄浦斯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人是什么”。以上概括就是我们通过解读俄狄浦斯的生命史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所作出的一个理论解答。

六、结语

 “悲剧中只有睿智，没有断言。”[[38]](#footnote-38)所以《俄狄浦斯王》这部剧还有很强的可解读性；而关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同样是永恒的。随着对具体的人的关注，哲学家们意识到了我们对“人是什么”知之甚少，因此，除了用哲学理论来理解人之外，我们也“应该向伟大艺术家”“学习人学”[[39]](#footnote-39)。本文以伟大悲剧解千古之思只是一个尝试。

参考文献

[1]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九卷：古希腊罗马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16.

[2] 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 亦春，译. 光子，校.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3]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73~121.

[4] 肖厚国.人，能否自救？——读《俄狄浦斯王》.见：刘小枫，陈少明，编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98.

[5]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9~90.

[6]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67~194.

[7]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徐黎明，译. 陈维正，冯川，校.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8] E. R. Dodds.论对《俄狄浦斯王》的误解.文化艺术研究，2013，6（3）：146~149.

[9] 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89.

[10] 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阎嘉，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11.

[11] 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臧仲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95.

[12] 欧丽娟.大观红楼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45.

[13] 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见：陈洪文，水建馥，编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73~174.

[14] 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74~78.

[15] 雅克利娜·德·罗米伊.古希腊悲剧研究.高建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6] 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杰，方宸，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7] 约斯·德·穆尔.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麦永雄，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8] 亚瑟·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50.

[19]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6.

[20]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22.

[21]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97.

[22]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40~241.

[23] 克利福德·利奇.悲剧.尹鸿，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3，64~65.

[24]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67.

1. 古希腊悲剧起源于民间歌舞，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从酒神颂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之后经过许多演变，悲剧具有了自身独特的性质。雅典人忒斯庇斯于公元前534年首先采用第一个演员来表演悲剧。到公元前4世纪，随着雅典内战失败所带来的经济势力崩溃和民主政治衰落，悲剧也衰落了。（参见《罗念生全集：第九卷：古希腊罗马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6页。） [↑](#footnote-ref-1)
2. 有很多思想家从《俄狄浦斯王》这部剧中获得相关材料，作为其理论的有力论据；或者是立足于自己的理论视角解读了这部剧。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思想家有：亚里士多德、尼采、黑格尔、弗洛依德、海德格尔、福柯等。 [↑](#footnote-ref-2)
3.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光子校，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footnote-ref-3)
4. 《罗念生全集：第三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本文中《俄狄浦斯王》一剧中文译文全部引自该书，括号中的数字为引文所在行。 [↑](#footnote-ref-4)
5. 肖厚国：《人，能否自救？——读<俄狄浦斯王>》，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footnote-ref-5)
6.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9页。 [↑](#footnote-ref-6)
7.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7页。 [↑](#footnote-ref-7)
8.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徐黎明译，陈维正、冯川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footnote-ref-8)
9.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7-194页。 [↑](#footnote-ref-9)
10.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光子校，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footnote-ref-10)
11. 关于悲剧快感的讨论，前人已有很多的讨论，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作出了详细的梳理与分析。（参见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本文立论核心在于以一种理论的视角解读这部悲剧，无意于对悲剧快感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毋庸置疑的是，悲剧快感只有在悲剧欣赏中才会出现。 [↑](#footnote-ref-11)
12. “皮托”是“德尔菲”的旧称。 [↑](#footnote-ref-12)
13. 关于悲剧命运的原因，最早的解释是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然而这一说法可能因为联系到“文学正义”而遭人误解。（参见[英]E. R. Dodds文、[马来西亚]周嘉惠译：《论对<俄狄浦斯王>的误解》，载《文化艺术研究》2013年第3期。）因此这里的“过失”不应该是某种道德过失，而应该是一种无心之过，以“盲目”解“过失”较为合理，即一种与“故意”相对而言的“过失”。国内学者在讨论这场悲剧的成因时众说纷纭：俄狄浦斯性格上的弱点、理性的缺乏、人与命运抗争中的失败以及根据弗洛依德的说法认为是人的性本能即俄狄浦斯情结等。虽然这些解释都可通，但由于行文的需要，本文更侧重于以历史性的眼光进行一种同情式理解。 [↑](#footnote-ref-13)
14.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footnote-ref-14)
15. [德]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阎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footnote-ref-15)
16.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footnote-ref-16)
17. 在对待命运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这两个问题时，我们必须格外注重历史性的解释。正如伊·谢·科恩所言：“一知半解者读古代希腊悲剧，天真地以为古代希腊人的思想感受方式和我们完全一样，放心大胆地议论着俄狄浦斯王的良心折磨和‘悲剧过失’等等。可是专家们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古人回答的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转引自欧丽娟：《大观红楼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footnote-ref-17)
18. [俄]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陈洪文、水建馥选编，《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174页。 [↑](#footnote-ref-18)
19.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74页。“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命运是一个仇恨人类的人；一个喜欢表现自己的威力的很有权势的任性的人物，常常预先对他打算杀害的人说：‘我就预备这样干，你倒试试来阻拦我’。命运也是这样干的，它预先宣布自己的决定，向我们证明，我们无力与他抗争，无力避开它，同时在嘲笑我们的软弱、笨拙、想和它抗争是失败尝试中感到恶毒的快意。”（参见：第78页。） [↑](#footnote-ref-19)
20. [法]雅克利娜·德·罗米伊：《古希腊悲剧研究》，高建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页。 [↑](#footnote-ref-20)
21. 同上，第128页。 [↑](#footnote-ref-21)
22. [英]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杰、方宸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footnote-ref-22)
23. “命运”观念的存在并不会剥夺人的自由行动，可以说，自由与命运在古希腊悲剧中构成了一种张力。而“自由意志”在近代主体性哲学兴起后才突显出来，其与决定论（可以说是命运的一种自然形态）的冲突与调和是近代人的问题。 [↑](#footnote-ref-23)
24. “高贵的自由的希腊人没有低头屈服，没有跌倒在这可怕的幻影前面，却通过对命运进行英勇而骄傲的斗争找到了出路，用这斗争的悲剧的壮伟照亮了生活的阴沉的一面。”（参见[俄]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陈洪文、水建馥选编，《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174页。） [↑](#footnote-ref-24)
25. [荷兰]约斯·德·穆尔：《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footnote-ref-25)
26.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0页。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苦难”“指毁灭性的或包含痛苦的行动，如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死亡、遭受痛苦、受伤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 [↑](#footnote-ref-26)
27. [德]亚瑟·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50页。 [↑](#footnote-ref-27)
28. [荷兰]约斯·德·穆尔：《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页。 [↑](#footnote-ref-28)
29.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footnote-ref-29)
30.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徐黎明译，陈维正、冯川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footnote-ref-30)
31.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光子校，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footnote-ref-31)
32. 关于俄狄浦斯刺瞎双眼的原因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本文之后也提到了这一行为的赎罪意味。 [↑](#footnote-ref-32)
33.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2页。 [↑](#footnote-ref-33)
34.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97页。黑格尔特别强调原始悲剧中伦理性因素，虽然这和他的哲学体系密切相关，但他关于悲剧英雄有罪还是无罪的说法极为精彩：他认为“悲剧英雄们既是无罪的，也是有罪的”。这种观点涉及到了古代希腊人和现代人关于“罪”的观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以现代的视角来看，就会认为悲剧英雄们是无罪的，因为现代人“认为一个人本来有选择余地而他却任意选上了他所做的那件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是有罪的”；而如果我们以当时的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孕育冲突的情致”“把悲剧人物推向破坏性的有罪的行动”，而“对于这种罪行，他们并不愿推卸责任”。即如果我们进行历史性理解，那些悲剧英雄们就是有罪的，而这样一种理解在本文中的理解是较为恰当的。（参见：第308-309页。） [↑](#footnote-ref-34)
35. [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40-241页。 [↑](#footnote-ref-35)
36.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这一部分是在解读俄狄浦斯的生命史，所以这里的“善”只关系到俄狄浦斯生存着的那个世界，与现实世界是无涉的。因此，这里的“善”与“诗的正义”是不同的。 [↑](#footnote-ref-36)
37. [英]克利福德·利奇：《悲剧》，尹鸿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5页。 [↑](#footnote-ref-37)
38. [英]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杰、方宸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footnote-ref-38)
39.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footnote-ref-39)